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四十回 甘婆藥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勸鍾雄

詩曰：青龍華蓋及蓬星，明星地戶太陽臨。

天岳天門天牢固，陰陽孤宿舍天庭。

□二辰宮真有幸，凡事依之驗如神。

行兵能知其中妙，一箭天山定太平。

且說國北喪了良心，將哥哥踢下山去，拉馬到小樹林，拴馬捆小姐，拿刀威逼小姐從他。小姐大罵。智爺一到看見，用手抓住國北，隨用刀開了膛，吃了他的心，也不消心頭之恨。急解開小姐，百般的勸解安慰，哄著他上馬，直奔晨起望來了。他們走後，來了個餓狼，過去把國北肝肺腸肚吃淨才走，這就是起誓應誓。

漫說是他，連國南還得應誓。國南到了蓼花灘，解開葛條，背起公子，天已大亮了。

一想若奔晨起望，活活的送了公子性命，不怕自己應了誓，也是投奔岳州府。走到中飯時候，公子嚷餓，哄著他說：「出了山，就有賣吃的了。」冬令的時節，天氣甚短，整走了一天，日落方才出山。

走不到半里，一道長河攔路，那邊來了一隻小船，說：「船家，渡我們到西岸。」

船家說：「你們要上那裡去？」國南說：「要上岳州府。」船家說：「我們是岳州府船，索興帶你們上岳州府。」問船價多少。船家說：「無非帶腳，你看著給罷。」靠岸上船，將鍾麟放在艙內。由後艙出來一大漢，九尺身軀，短褲襖，蹬著雙大草鞋，臉生橫肉，到前頭問：「公子叫什麼？把帽子給我罷。」抓了帽子，直奔船頭。公子一哭，國南說：「沒有這麼逗孩子的。」隨即爬出船艙，要奔船頭，早受了一歛，「撲通」一聲，打下水去。自己喝了一口水，水勢又猛，被浪頭打出多遠。好容易這才上來，通身是水，也看不見船隻，也找不著公子。冬天的景況，冷風一颯，飄飄飆飆，雪花飛下來了。那位就說了，下雪怎麼河還不凍哪？這是南邊地方，雪倒可以下一半點，河可不凍。國南一見是身逢絕地，前邊有一樹林，就把帶子解將下來，搭在樹上，繫了個扣兒，淚汪汪叫了兩聲蒼天，把脖子往上一套，眼前一黑，渺渺茫茫。

少刻又覺甦醒，依然坐在地上。旁邊站定一人，青衣小帽，四□多歲，問道：「你為何上吊？」國南又不敢說真話，只可說：「我活不的了！」那人問：「你上吊，我救你來，你有何事說出來，萬一能管，我就管管；不能，你再死。」國南說：「我帶著我家少主人上岳州府，上船教水手將我打下水去。失去少爺，我焉能活著？」那人說：「是兩個水手，一高一矮？」國南說：「對了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姓胡，排七，在酸棗坡開酒鋪。跟我上舖子，我有主意。」國南聽了歡喜，拿了帶子，擰了擰衣服的水。胡七問：「貴姓？」回說：「姓武，排大。」

到了酒鋪，有個伙計讓至櫃房。胡七拿出乾衣服與他穿上，暖了些酒，叫國南吃了。

將要上門，進來一人，問可賣酒，回說賣酒。落坐要酒。來者的是艾虎，在墨花村聽見信，冬至月□五日定君山，自己偷跑來的。到此已然□六日了，又下起雪來。要喝酒，入舖內，把酒擺上，自己吃用。忽聽裡面說：「得慢慢的辦，誰敢得罪他？」艾爺就知必是惡霸。自奔到屋中間：「什麼事？要有惡人，你們怕，我不怕！我可愛管閒事。」

胡七說：「這位行了。」國南要與艾虎叩頭，小爺攔住。武國南將丟公子的話說一遍。

艾虎問：「掌櫃的，你可知道？」胡七說：「有八成是他們。」艾爺說：「你說罷，不是也無妨。」胡七說：「他們二人，一個叫狼討兒，一個叫車雲，是把兄弟。狼討兒有個妻子，是趕氏，暗與車雲私通。二人擺渡為生，忽窮忽闊。武大哥所說就是他們，住在狼窩屯。」艾虎說：「我酒也不喝了，我同武大哥上狼窩屯。」給了酒錢，同武國南出來。

胡七同著到了擺渡口說：「由此往西，他們住村外路北。」胡七說：「我回去了。」

雪也住了。到了村外，看見牆內屋中燈光射出，教國南外等。進去時刻太大，方才出來，拿著公子的衣服、頭巾與國南看。國南問了緣故，小爺說：「我到裡面殺了姦夫淫婦的性命，就是車雲、趕氏。狼討兒背著你家公子，上岳州府賣去了，把衣服留下。剩這兩個狗男女議論，要害親夫，教我遇上殺了。男的問明，女的也就殺了，放了把火。咱們走罷，上岳州找去。」國南拿著衣服，又要叩頭。艾爺不許。

直奔西南，走有二里路，國南說：「有了。」艾爺問：「那裡？」國南看這腳印子是他。艾爺問：「因何看的準？」國南說：「他穿的是大草鞋。」艾爺樂了。順印兒找下來了。走著才問艾虎的姓。艾虎告訴他姓艾。找到一個門首無有了，細看進去了，院內掛著燈籠。艾爺問：「武大哥，這牆上是什麼字？」國南說：「婆婆店。」

艾爺上前打店，裡面婆子出來，開門進去，問：「二位客官住西屋兩間如何？」小爺說：「好。」將到院內，就聽東屋內人說：「我找我武大哥。」國南一聽，一著急，便拉了艾爺一下說：「艾恩公聽見沒有？」艾虎說：「你別管，有我哪！」婆子問：「你們作什麼哪，拉拉扯扯的。」小爺說：「你別管，說我們的話哪。」來到西屋，國南出房外，聽東屋的公子說什麼。艾爺叫點上燈，問：「媽媽貴姓？」婆子說：「姓甘。」艾爺說：「原來是甘媽。喲，你是誰的甘媽？」甘婆說：「你願意叫我甘媽。」

艾爺說：「你那歲數，我叫你甘媽不要緊。」婆子說：「那可不敢當。客官貴姓？」

「我姓艾，我叫艾虎。」婆子說：「你叫什麼？」又說：「我叫艾虎哇！」「你再說。」

「我本叫艾虎麼！」婆子想其間有同名同姓的，問：「你在那裡住？」艾虎說：「臥虎溝。」一聽，眼都氣直，氣哼哼的問：「你們一溝有多少艾虎？」說：「全叫艾虎。」

也是氣，說一溝都是艾虎。婆子明知是買他的便宜，假充他們姑爺，問道：「客官用酒飯罷？」艾虎說：「拿去。」

婆子出去，國南進來。國南說：「恩公，那屋裡打我們公子哪！」小爺一聽，鍾麟說：「找我武大哥。」回答：「咱們這就找你武大哥去了。」遂將孩子「叭叭」的亂打。

孩子直哭。婆子問：「你打這孩子是誰？」回答：「是我兒子。」婆子又問：「他武大哥哪？」回答：「是我們大小子。」艾虎說：「武大哥，他說你是他大兒子。」國南說：「他是我重孫子！」婆子進來，擺上酒菜，復又出去，說：「你別在這裡管孩子，你一打，他一哭，人家還睡什麼覺哇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們走。」婆子說：「正好，我給你們開門去。」國南說：「他們要走。」艾虎說：「走才好哪！你這等著，我追他們去。」

聽著婆子給他們開門，等他們出去又關上門，讀讀念念往後去了。

艾虎出院子，一擰身躡出牆外，跟下狼討兒來了。過了一射之地，前頭有道山溝。

書不可重絮，他先著狼討兒擱下公子，過去一刀，結果了狼討兒性命，扔在山溝，背著公子說：「我帶著找你武大哥去。」

回到店外，躡過牆去，進了屋中一看，武國南倒於地上，口漾白沫。將鍾麟放下，說：「你看，這不是武大哥？」鍾麟說：「是我武大哥，睡著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叫什麼？」說：「我叫鍾麟。」艾虎說：「這是你們使喚人麼？」回答：「是我們家人武大哥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們那住？」答道：「我們在君山，我父親叫飛叉太保，著人家拿了。」

我跟著我武大哥逃難哪。」艾虎暗暗歡喜，說：「你武大哥受了蒙魂藥了。這是賊店，我把他拿了，交在當官。」公子說：「我懂，賊店害人。」艾虎說：「我拿他們，你可別言語，在這邊躲著，小心著他們殺了你。」二番又把國南拉開，為的是地下寬闊，好動手。往當地一蹲，單等人來。媽媽進來，艾虎往當地一爬。媽媽過來一看說：「這你就不叫艾虎了……」罷」這個字沒說出來，腿腕子早教艾虎抓住，往懷中一帶，婆子爬伏於地。艾虎起來騎上，揚拳便打，「碰碰碰」播牛的聲音一般。婆子嚷道：

「姑娘快來！」蘭娘進來。艾虎看見短打扮，絹帕罩住烏雲，左手一晃，右手就是一拳。艾虎並沒起來，還是騎著婆子，伸手一刁蘭娘的腕子，刁住了腕子，一攏寸關尺，往懷裡一帶。蘭娘往懷裡一奪，艾虎往外一聳，摔倒在地，鯉魚打挺飛起來就是一腿。艾虎單手一掛，就把腿腕用手鉤住，往起一掛，蘭娘復又摔倒，爬起往外就跑。婆子苦苦央求，艾虎方才起來。沒過門的女婿打丈母娘，就打這留下的。

媽媽說：「我們有眼如盲，你要不假充我們親戚，我們也不能這樣。」艾虎說：「你們親戚是誰？」婆子說：「臥虎溝艾虎，是我們姑老爺。」艾虎一笑說：「怨不得哪！你見過你們姑爺沒有？」婆子說：「怎麼沒見過哪！長的雪白粉嫩。」艾虎說：「冤苦了我了。有媒人沒有？」婆子說：「有蔣四老爺。」小爺說：「呀，我四叔哇！這就好了。你只管打聽，臥虎溝艾虎沒兩個，外號人稱小義士，北俠是我義父，智化是我師傅。錯了，我輸腦袋。」婆子聽了一怔，暗道：「這要是真的，比那個還好。結實足壯，本領強多。但這時難論真假，見了蔣四老爺再說。」艾爺說：「我們這個人如何？」婆子說：「容易。」隨取了水來灌了國南。小爺叫取些好酒來用。媽媽去取。國南問公子的事，艾虎叫公子過來。公子見了國南，一撲大哭，連國南也就哭了。收淚與艾爺道勞。婆子拿了酒來，一看驚問：「這孩子因何在這裡？」艾爺告訴了一遍，婆子方才明白。與公子穿了衣服。鍾麟就將已往從前，說了一遍。一同吃酒，到次日起身，婆子店飯錢一概不要，有話見蔣四爺再說。

這就到了□七日了。國南說：「艾恩公，咱們要分手了。」艾虎說：「上那裡去？」

國南說：「我們上岳州府。」艾虎說：「你陪著我多繞兩步罷，上晨起望。」國南說：「就是不上晨起望！」艾虎說：「不去不行，我奉我師傅、義父之命，特意請你們來了。」國南說：「你師傅、義父是誰？」艾虎說：「北俠是我義父，智化是我師傅。」

國南一聽：「哎喲！害苦了我了！」艾虎說：「要去，你背著公子。你要不去，我把你殺了，我背著公子。」國南說：「這是我們主僕命該如此，跟我們寨主大家死在一處就是了。」言畢，一同起身。

再說展南俠大眾出君山上船，大家給展爺道驚道喜。蔣爺一點人數，少了個智化。

誰也不知，惟獨柳青說：「上小飛雲崖口，聽見『哎喲』一聲，大概是被捉了。」叮展爺要回君山去救智爺，被蔣爺攔住，遂說：「他合我只要嘴能動，就死不了，不必掛心。」晨起望助威的人，由早路而歸，棄船登岸，背鍾雄至路、魯家中。

到了次日申牌時候，智爺到，大家迎接進去，道驚道喜。將小姐攬下馬來，把馬拴在院內，把小姐帶著，看看沙龍、南俠、北俠等。智爺問：「他天倫現在那裡？」沙龍說：「現在西屋內，吃醉了酒，那裡睡。」智爺明知，帶著姑娘去看看，啟簾來在屋中。

姑娘一看天倫躺臥一張牀上，眼含著痛淚，叫道：「天倫！」叫了兩聲不答應，就要放聲大哭。智爺勸住說：「你還不知道，你天倫那酒性，喝醉了就睡覺，一叫他就打人，等他醒了再見罷。」叫路爺帶姑娘到後邊見路魯氏，讓魯氏勸解。姑娘往後邊去不提。

大眾到上房落坐，智爺就把自己被捉，已往從前說了一遍，問：「武國南可曾來到？」大眾說：「沒來。」智爺說：「他不來可不好辦！」蔣爺說：「等一半日不來，我有主意。」到了□六日晌午，忽有人進來說：「外面有個叫艾虎的，找眾位爺們呢。」

智爺說：「教他進來。」不多一時，帶武國南、公子一齊到屋中。艾虎給大眾行禮，徒弟史雲給他行禮。武國南把公子放下，與大眾行禮。智爺說：「你今天才到，應了誓了沒有？」國南說：「全應到了，活該死在這裡。」智爺隨即說：「叫路爺帶公子到後邊兄弟相見。」也叫國南到後邊去。

進來眾人將鍾雄搭至庭房，起了迷魂藥餅，後脊背拍了三掌，迎面吹了一口冷氣。

鍾雄悠悠氣轉，睜眼一看，七長八短，高矮不等，也有識認的，有不識認的，仍是問智化：「賢弟，這是怎麼個緣故？」智爺雙膝跪倒，就把已往從前詐降，救南俠，結拜，暗往裡誘人，過生日無令，灌醉寨主、嘍兵，用薰香，自己被捉，夫人釋放，誤走蓼花崗，救鍾麟、武國南，殺武國北救小姐，武國南落水丟公子，國南上吊遇胡七解救，艾虎捉奸，娃娃谷殺狼討兒，這些事細說了一遍。「哥哥，你在夢中，大宋洪福齊天，王爺如何能成其大事？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大勢一壞，玉石皆焚。小弟等不忍坐觀成敗。

你若降了大宋，小弟等的萬幸；你若不降，小弟等一頭碰死在你這面前，盡了交朋友義氣，以後任憑你自為。我們口眼一閉，大事全不管了。」旁邊連公子小姐同說：「爹爹降了罷。」鍾雄點頭，降了大宋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